

翠袖乾坤

伍淑賢

不知冥冥中是否有安排，每次香港發生令人難過的大事，總是在愚人節，遠如十二年前張國榮之死、沙士高峰和淘大花園居民入營隔離，近如今年四月一日政府宣布布亞視不獲續牌。任白戲寶《李後主》之去國歸降一段，後主不堪宋將催駕，適後宮歌女撫琴而弦斷，小周后驚嘆「弦斷：曲終：」，正合亞視眼前光景。

亞視曲終

亞視至今五十八年，以企業來說不算長壽，待明年四月一日正式「蓋棺」，往後必是個上佳的研究案例，比如企業如何由盛入衰、管治文化、在市場上如何做個優質而對「阿大」有威脅力的「阿二」、港府的規管政策有否窒礙行業發展等。研究這案例還有個好處，就是當事人，包括七百員工和作為觀眾的全體市民都健在，觀點不容太偏頗。

我對亞視前身，即麗的電視的印象，來自外公和三舅父一家。三舅父年輕時很帥，得富家女青睞，與之成婚。由於其他兒女皆拮据，於是外公順理成章跟三舅父住。記得小時候去探外公，先是去山林道一個連天台的大單位，後是上窩打老道山數千呎大宅。他們家裡總有四五隻鼻子濕濕的北京狗，在厚厚的地毯上團團轉。

但我最終記得的，就是他們家中看到麗的電視，還是一台有四隻幼長腿、以名貴桃木裝嵌的獨立座地電視機！那是未有無線電視的年代，節目只得黑白，但每次去探外公，我們都會「牛咁眼」貪看電視畫面，記得看過《四千金》、西片劇集和新聞報道，多是越戰畫面。那時要看麗的電視，每月得交不菲的費用，絕對是身份象徵，只有袋中有閒錢的人和店舖才會安裝。我們這些窮孩子，日常要看麗的電視，就只有去涼茶舖了。那時這類小店為了招徠街坊，不少都會安裝麗的電視。廉租屋邨也有少數人家有的，但門口就不免引來一大群孩子圍住「分享」。屋主多也不會趕我們，人人擠張長仔，隔著鐵閘安靜看就是。齊齊看麗的，應是我們最早的獅子山下倫理體驗。

琴台聚客

黃仲鳴

四月一日愚人節，營運已半個世紀之久的亞洲電視，成為香港第一家不獲續發牌照的電視台。而香港首家倒閉的電視台則是佳藝電視。

前些時候，與劉天賜等飯局，獲贈一本他的新著《往事煙花》，其中有多篇述及佳藝電視的，讀之興趣盎然，想不到甫釋卷，就聞亞視「釘牌」，不禁黯然，在下方有不少老友和學生在那溫食也。

由亞視說到佳視

佳藝電視於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開播，當時我剛入報界，任職娛樂記者，採訪過盛況，更在開台名劇《射鵰英雄傳》中，攝過金庸站在一眾演員中間的合照，行家說：「金庸飾演郭靖，料比白彪更佳。」

「金庸，確像『郭靖』，但其後發覺，他應該更似掌下另一人物。是何人？不說也能。」

劉天賜在《佳藝電視生與死》等文章中，縷述佳視壽終原因。他說，一九七六年佳視已現經濟問題，有新股東增資二千萬，惟香港

海闊天空

蘇狄嘉

外地旅遊，除了美食外，賞藝是行程表上的必有活動。好友曾質疑「檳城何來藝術元素，值得特別勾留？」檳城藝行就由入住的精品小酒店開始。三天兩夜檳城遊，選任位處喬治市(George Town)舊區的博物館酒店(Museum Hotel)，原先是九間古老大宅，改成只有二十二間客房的精品小酒店，無論設計、裝置、藏品，都讓人有好感。酒店裡還藏有一間私人博物館，展品

檳城街頭藝遊

在喬治市各個街頭創作起來，整個喬治市頓時成為藝術家們的創作天地。這些街頭壁畫創作結合了平面繪畫和現實實物，在喬治市斑駁的老舊街頭牆面上生動起來。這些檳城街頭藝術作品也成為吸引遊客的亮點新景點。現時散佈喬治市的街頭藝術作品主要分成兩大類，一類是Ernest Zacharevic的《魔鏡：喬治市壁畫系列》；另外一類是本土藝術家的《標識喬治市系列》。前者約有十八組，後者則散落城內共五十二處街角。

遊逛喬治市，常見景象是：遊客手執檳城旅遊觀光局印製精美的《藝術地圖》，或安步當車、或租騎自行車、或搭乘三輪車，按圖索驥，逐處逐點拜訪，停車下馬，拍照留念。

看著這等風景，又是另類景點觀賞，怎可以再質疑「檳城何來藝術元素，值得特別勾留」？

佳視新節目出台了。此後接連數天，擁有龐大股權，抵觸投標的承諾。如此這般，加上投資拍劇成本浩大，終於在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早上，突然於大門貼上關閉告示。短短三年壽命的佳視，恍如黑夜閃過的彗星，照亮一時。

劉天賜是佳藝生死的見證人。他是跟隨梁淑怡等由無線跳槽佳視的。我記得除了《射鵰英雄傳》外，其後梁淑怡時代的《金刀情俠》、《名流情史》、和午夜的風月清談節目《Hello！夜歸人》，我都看過，印象最深的是徐克的《金刀情俠》，劉天賜這麼評介：

「《金刀情俠》成了香港電視史的里程碑，成就徐克後來成為香港新浪潮的大導演。」

梁淑怡入主佳視後，不惜工本，極力炮製連續劇。一九七八年在所謂「七月佳視」的攻勢中，大力宣傳。六月有所謂全台藝員花車巡遊，六月尾至七月初在各大報刊登全版廣告，二十九日「後日不宜應酬」；三十日「明日不宜雀戰」；七月一日「今日不宜錯過」，其意是「不宜錯過」，其意是



■這書以獨特的角度述人說事，堪稱妙絕。 作者提供

被手機綁架

不久前，我的手機還是一款諾基亞「小板磚」。風風雨雨伴我十年，至今仍完好無損。雖然女兒淘汰的手機滿抽屜，我卻固執地留戀老物件，因為方便輕鬆，且物盡其用，減少電子垃圾。

突然一天，同學打電話來說：「大家在微信中聊得歡着呢，你想留在石器時代呀？Out了！」為了不「Out」，我才動了換手機的念頭。市場上一看，智能手機早全面替代傳統手機，款式五花八門，便宜的僅千元上下，帶包月套餐的甚至白送手機。

正不知買啥好，女兒送來一款蘋果智能手機，我就用上了。年輕人有機可憐，年年換，於是微信迅速普及到父母，甚至爺爺奶奶。一位朋友給她九十歲的奶奶也送上了「智能」，老人有事兒對手機留言，隨時看看兒孫活動的視頻，玩得挺開心。

上同學的朋友圈，果真熱鬧得很。很多幾十年沒見面的同學，都被微信招呼來了。在國外定居的同學，也在朋友圈中活躍得很。美國華人的春節聯歡會、美國雪景，都即時傳到朋友圈上。一方小小屏幕，聯起八方同學情。清晨打開手機，就有同學發個可愛的表情，來一句溫馨的問候。很快，我就有了幾個朋友圈，包括同學、閨蜜、鄰居等。那些群聊圈小的三五人，大的竟有60多人。

除了極方便的交際功能外，智能手機的誘惑力，還在於朋友圈中轉發的廣闊信息。音樂、養生、社會新聞、心靈雞湯等等無所不有，真是一機在手，朋友在身邊，盡知天下事。科技的進步，極大地改變了人的溝通方式和獲取信息的方

式，於是心中甚喜，可沒過多久，就發現不對了。該幹正事兒的時間，都讓手機佔了，眼睛還特不舒服，尤其看視頻和長文稿，盯在小小的屏幕上，比看紙質書累上幾倍。

想想從前，雖然「落後」，可過得清靜。每天安心讀書、寫字、鍛煉身體、唱歌、畫畫、做家務、聽廣播看電視，一切有條不紊。想與朋友聯絡，就打个電話。「落後」的日子，不挺好吧？我明白了，日子自己過，不關他人事。於是開始戒網癮，真難！別說一周，就是幾天，也讓人手癢難耐！彷彿不開手機，就與世界脫節了一般。

智能手機的商業勝利，源於滿足當代人高效生活之需求。理財、購物、交友等諸多事宜，都能用智能手機解決，尤其在微信上聯絡，比短信更隨意、含蓄，既滿足了交際慾望，也不會喪失個人獨立性。

然而高效生活的背後，就是對手機的極度依賴。人人口袋中裝着個終端，動動指頭就解決一切，誘惑力太大了，讓人異化為手機的副件。信息傳播的極大方便，讓人放縱了窺測的天性，也成為信息的奴隸。智能手機收發了全民網癮，亦啟動了商家源源不斷的利潤之源。

靜下來時，我每每自問，你需要如此密切地時時與朋友溝通嗎？你需要如此浩瀚的信息嗎？縱情遨遊於信息之海，真正能吸收與利用的知識又有多少？

事實是，很多在朋友圈聊得極熱鬧的，現實中卻是老死不相往來。很多朋友圈瘋傳的帖子，沒有任何價值。有朋友說，看了一年微信上的健康文摘、心靈雞湯，結果，都不知應怎麼活了！

智能手機提供了一種貌似豐富，卻是碎片化的

生存方式。交友碎片化，知識碎片化，健康碎片化。我以為時間的碎片化，才是最致命的，直接降低了生命質量。

過節聚會時，有親戚說：「咱們都被智能手機綁架了！」此話不無道理。

其一，智能手機綁架了親情與友情。有朋友來家聚會，正說得熱鬧，有人說起一條轉發率很高的帖子，於是紛紛掏出手機，翻來翻去，一時安靜下來。我說：「若是這樣，不如不見面，在自己家中上微信更省事。」親人團聚也每每是大家低頭看手機，連不會說話的孩子，也來搶大人的手機，用不了多久就會玩了。今年春節，更有無數人為搶手機紅包，破壞了團聚的氛圍。

其二，綁架了時間。好好幹着活兒呢，就思想上手機了。看人們聊什麼，再看看看時更新的手機文摘，順便轉發幾個。在手機上忙乎一會兒，不知不覺黃金時間就溜走了。眼痛，心累，時間切得七零八碎。

其三，綁架了健康。前不久朋友聚會時，見一位本來挺精神的朋友，如今臉色青黃，眼泡腫脹。原來，他每每半夜兩點刷朋友圈，清晨七點接着刷，身體好得了嗎？更不用提，很多人被智能手機擾得睡不着覺了。

智能手機取代電腦，加倍助長了久坐不動、甚至久躺不動的現代「幸福」生活，讓「三高」和近視眼的群體迅速壯大。現在的嬰兒剛會走路，已經會玩智能手機。不久，近視眼將從高中生迅速「普及」至小學生，乃至幼兒園。

雖然手機輻射與腦部腫瘤之間的關係，仍被醫療界廣泛爭論，但長期高頻率使用手機容易引發腦部疾病，已是醫學界共識。早在二零零零年，英國就立法禁止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使用手機。二零一零年七月，美國舊金山通過了全美第一條手機輻射標示的相關法案，規定在舊金山出售的手機，都要發布顯示手機輻射水平的標識。相比傳統手機來說，智能手機因功能更強大，更

加貼身，對健康的影響更不能低估。

有人把對智能手機的依賴，比喻為「精神鴉片」，雖然極端，也無不道理。人的一大弱點，就是難控制自己，所以手機市場的消費與逐利法則，能把全民網癮發展到極致。消費者由此得到成長，還是衰退，就全憑運氣了。

細心觀察很多身邊的朋友，自從依戀了智能手機，身體與精神每況愈下。不由思索：把如此多的功能，如此浩瀚的信息，如此方便地集中在一方小小的手機屏幕上，是科技的偉大進步，還是設計道德的缺欠呢？

著名的美國設計理論家維克多帕帕奈克(Victor Papanek)，是可持續設計、責任設計的先驅，一生堅持設計的倫理和精神價值。他認為設計師應該負起對人類的生存狀況和未來的社會責任。

一位同學的兒子正在中醫大學讀本碩連讀。學醫之外，還醉心哲學、中國古典文化和音樂。專業課餘時間，他在北大聽哲學課，研讀中外經典，還參加世界鋼琴比賽，一分鐘恨不得掰成兩半兒花。母親說給他買一款智能手機，可二十歲的小伙子說：「堅決不要！」他敢於捍衛一個自我安排、完整而豐富的世界。

幸好，還有人拒絕被智能手機綁架。



■智能手機成為現代人的必需品。 新華社

見多識廣

尹樹廣

伯伯是四野南下的老幹部。自古忠孝難兩全，他少時離家，戎馬一生，遺願是落葉歸根，長守在爺爺奶奶身旁。清明時節，我與表姐全家送伯伯、伯母回老家山東牟平入土為安。相比廣東和福建，膠東清明節的風俗要簡樸得多，敬神用的烤乳豬和紙人等，變成了自家蒸的山東大饅頭，果園的富士蘋果當然必不可少。今春一早，滿山草黃木枯，腳踩上山上的路上，一踩冒一股黃煙，水庫水位也降到了歷史低位。為防火火，當地政府下令山上禁止煙火，若敢放炮，只能到山下的水邊空地了。所以，我們只能在山坡上的墓地，將印着冥錢的正方形黃紙用石塊壓在墳頭和石碑上，寄託綿綿哀思。

清明時節回牟平

清明節掃墓是中國人的一個大節日。人們慎終追遠，既緬懷逝去的親人，也可以走進萬物復蘇的大自然怡情養性，更能借此凝聚同宗同族人心，促進大家庭的團結與和諧。

唐朝詩人杜牧有名詩《清明》：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。借問酒家何處有？牧童遙指杏花村。想必一千多年前，詩人人在旅途，趕上清明節，不免觸景生情，感時傷懷，卻又無法忘卻杏花村的美酒佳釀，真真體現出我們的祖先對生命的樂觀與曠達。雖然中國人無古希臘人對歐厄尼修斯(酒神)那般的頂禮膜拜，但在「感傷」的清明時分，卻保留着「杏花村崇拜」，均折射出他們對死亡的淡

思旋天地

思旋

首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執政二十多年來，以特有的李光耀式治國方式，帶領新加坡從一個沒有天然資源、貧窮的小國到今天亞洲經濟強國之一。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，新加坡、香港、韓國及台灣更有亞洲四小龍美譽。除了經濟發展貢獻外，李光耀為新加坡定下的雙語政策，使新加坡從語言複雜的前英國殖民地，成為一個多數人通曉英文，又懂自己母語的團結國家，可說是影響深遠，更令新加坡在不同國家發展競爭報告及排名中，得分不少。

借鑒新加坡雙語發展之路

還未開展雙語運動前，新加坡溝通語言複雜，沒有一個統一語文，李光耀深知語文對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性，他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文，而華語為華族共同語文，馬來文為華族以外學生的溝通語言。在新加坡，不難發現很多國民懂得三語三語，包括：英語、華語和馬來語。外國遊客走進大街小巷，與當地人不會有語言不通的問題，大多數國民都能流利地以英語溝通。李光耀曾在其《我一生的挑戰——新加坡雙語之路》中提到：「只有英語，才能跟世界幾十億人溝通」。回望過去，新加坡以破而後立方式，推動英語為第一語文確是歷盡艱辛，有血有淚，有華人批評他應把華文維持在第一語文水準，馬來人則擔心華文受到過度重視而被邊緣化，來自各方面的質疑向他不斷施壓。

雖說是雙語政策，但在長期重英輕華的情況下，新加坡也出現華語不被重視的情況，這現象在香港回歸前也屢見不鮮。《小孩不笨》當年在香港上映時曾連續四周拿下票房冠軍，電影以諷刺新加坡重英語政策為題目，衍生出各種社會問題和家庭管教問題，值得反思。李光耀先生的離世令人惋惜，亦有入批評其獨裁的管治政策。無可否認，在他鐵腕推動下，才有今天的新加坡。

梅足跡

車淑梅

熱血校長

看過《五個小孩的校長》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動，一位如此獻身的校長每月薪金四千五，還打算繼續下去。「學校實在太殘舊了，楊千嬅在窗影裡打開課室的鐵窗到孩子揮手，實在在那兒的窗根本打不開；那裡有個雪櫃，一打開，竟見到一家蜥蜴在裡面生活，嚇得大叫，為了買一個新的，我去講了一個講座……」如果有人說劇情太煽情，實況可能更悲涼。負責勸服呂麗紅校長將經歷搬上大銀幕的感性導演關信輝，最初在沒有資金支持下堅持接拍，他認為這不是一件工作，而是一次使命。他努力將資料記下，流過許多淚水，電影有時間限制，不得不作出取捨，其中蜥蜴雪櫃和豬欄爺孫也沒有拍下來。話說校長由國際貴族幼稚園園主主任老師變身成四五千愛，她的工作還包括清潔和保母車司機等；「有小

朋友與爺爺奶奶相依為命，近日沒有笑容，我主動提出探訪。他們住在貨倉，爺爺收起了平日的笑臉，一位親人出面向我講解他們甚麼都不缺，強調不是窮人，我在想自己是否做多了？「過了一段日子，小孩告知搬了，原來入住了豬欄，豬隻在周圍走動，甚麼傢俬也沒有，中間只放著一塊一呎高的大圓木，腳不能伸進去，小朋友坐在爺爺為他做的小椅子上做功課，很乖。我不能哭，我要給他們看到希望，忍著淚水讚美長者真本事，連傢俬也自製。忽然爺爺認真地說：「一日為師，一生為師，他日我的孫兒無論在天涯海角也要孝敬你。」告辭後，我將車輛駛到一旁瘋狂地哭了，回家後飯也吃不下，丈夫要我積極，結果我們找來了電視台拍，剛好給我們迎接新年。」呂校長愛孩子為何不生小孩？「我的婚姻來得很遲，卅六歲才遇上謝先生，當年一位賣文具的Anne認識我和他，就認為兩個好人應該結婚。我一直抗拒相睇，怎料她借故相約為兒子買波鞋，又提議到餐廳休息，未幾帶著他來了，他似一隻薯仔，我不好傷害他，趁Anne走開我問：「相信你和我一樣被騙到這裡來，是嗎？」他點頭，說我們打成平手，不如一會一起吃晚飯。」良緣就此結下。

謝先生跟古天樂、呂校長跟楊千嬅是否很相似？在關導演心中他們那份情意已是一百分，他們都支持這個溫情的故事，讓大家知道，香港就是這樣一位熱血的校長，希望重燃人與人之間的愛。校長每天面對的工作充滿挑戰和辛勞，但寫在她臉上的卻是幸福二字，幸福就是她願意去做那件事，收更低的酬勞，流多少汗水也在所不惜，原來幸福莫過於「我願意」三個字，呂校長，謝謝您！